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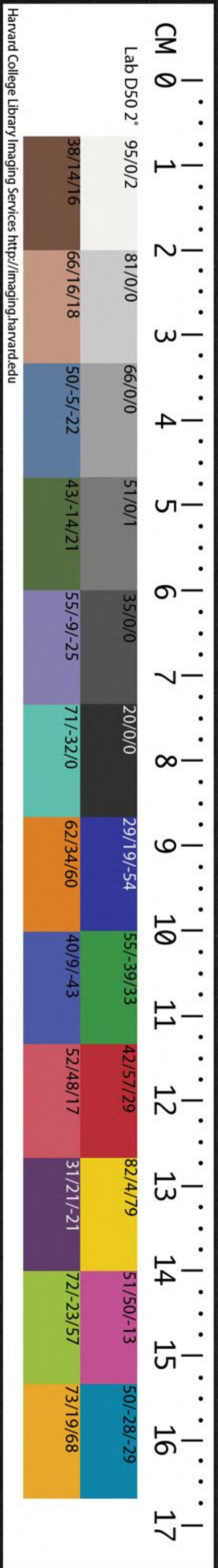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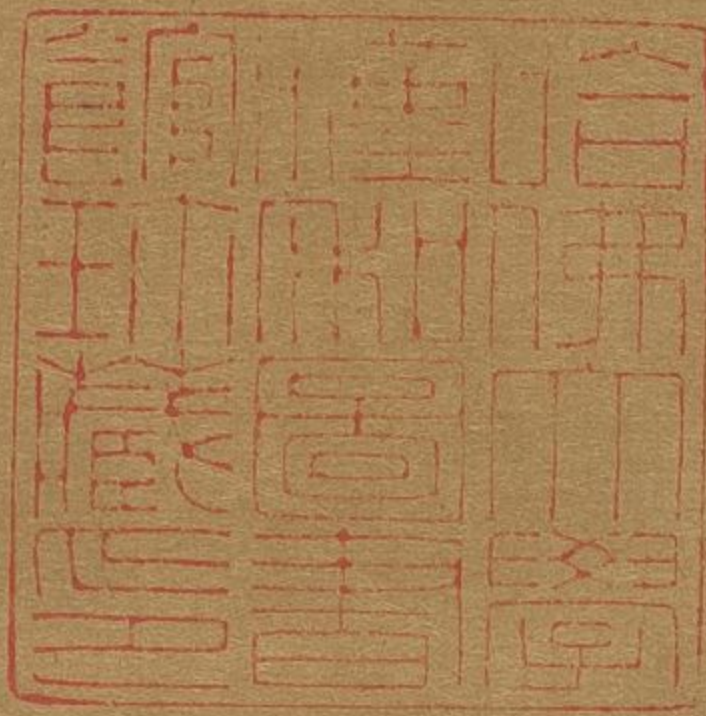
卷三十九之四十



30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憲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彙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曾孫豹 族子景伯

玄孫彥謙

畢眾敬

曾孫義雲

羊祉

子深 弟子敦

孫肅 烈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廨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

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
江州遂以爲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而自
立是爲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
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
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爲
質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
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旣入彭城安都中悔
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
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
衆敬朝于京師甚見禮重子姪羣從竝處上客皆封侯

至於門生無不收叙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
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子道榭襲爵位
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道榭弟道異
亦以勲爲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
次旣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公安都
從祖弟真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爲上客
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爲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爲
伯歷荊州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
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爲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
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輒日別出倉米五十斛

北史卷三十九 反傳 二
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
在拯卹歷華荆二州刺史入為大司農卿正始初除揚
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
卒贈左光祿大夫諡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
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
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
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
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吉本不勵清節及
為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為婚姻
多攜親戚悉合同行兼為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

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
嘿然而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
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
咸過本望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
愛興和中途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
釁時人耻焉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南度河家于
北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
仕宋為兗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畢崔氏先歸寧
在魯郡邪利之降文畢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

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畢至以報休賓又執休
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待歷城降當
卽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詣
白曜詐祇候白曜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畢哭泣
以爪髮爲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還見休賓休賓
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
山河誓不負休賓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
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
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曰休賓遣文達
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遂相維持欲降不

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人爲
懷寧縣以休賓爲令延興二年卒文畢有志尚綜覽羣
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北邊孝文
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畢大言求見申父功厚賞屈
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
守贈兗州刺史諡曰貞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生二
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
貧不自立母子竝出家爲尼僧旣而反俗俱奔江南法
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謀仕燕位太

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之遂爲東清河繹慕
人焉法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爲劫盜
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
盜殺猪羊以供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爲魏郡太
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爲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爲
計法壽與崇吉歸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
韓騏麟對爲冀州刺史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
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
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
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饑飽坎

塲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
敬侯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
於功曹張僧浩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卒於幽州
輔國府長史免官卒子翼大城戍主帶宗安太守襲爵
壯武侯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
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爲紹宗開府主簿兼
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
水冀以馱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
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

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
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
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
爲知微清河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大守地接周境俗
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
又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爲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
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
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
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
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彥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

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熊字子威性至孝聰
朗有節槩州辟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彥
詢最知名以魏勲門嫡孫賜爵未始縣子特爲叔豹所
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爲喪當家
之寶初彥詢少時爲監館嘗接陳使江惣及陳滅惣入
關見彥詢弟彥謙曰公是監館弟耶因慘然曰昔因將
命得申言款彥詢所贈惣詩今見載惣集彥謙早孤不
識父爲母兄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
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
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

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碁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住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劍慙懼送遵還州諸賊竝各歸首及

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潁定考課彥謙謂潁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淆亂宰貴旣

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
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
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
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
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
精加采訪褻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
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頰爲之動容深見嗟
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頰謂諸
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
頰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

姓號爲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
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鄴州司馬吏人號哭相
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
頌德鄴州又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
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
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
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
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
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
衡當塗而不能匡救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

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國家祇承靈命作人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人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

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主之位況乎叢介一隅蜂扇螳聚揚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且不顯履冰

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人上騁嗜
奔欲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竝居大位自
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卹刑政近臣懷
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人庶呼嗟
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
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
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
良佐但以執政雍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
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己非宜卽加擯棄儻遇諂佞
之輩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

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
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
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
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
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
各保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
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
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
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
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

璧之符遐邇僉屬續曆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之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人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

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焄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焄亦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頗爲執政者所嫉出爲涇陽令終於官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亶亶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

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大原王邵北海高構菑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竝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引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勲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曰定伯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門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羣犬所噬卒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爲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殺廢帝子業子業弟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爲平齊人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陽烏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爲

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
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
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卽
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
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爲限限滿將代郡人韓
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爲司空長史
以母疾去官景伯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
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甚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
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甚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
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

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景
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
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
弟逸祐竝有名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
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
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戶部
考功侍郎竝著能名見稱於時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
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
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
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

經史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啓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洛州刺史諡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典該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

後隸魏收脩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啓爲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于家子敬道末熙中開府參軍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或殺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遣衆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爲弟衆愛爲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

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佗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爲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佗方遠味年已七十髮鬚

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
國士之風張謐之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
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
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
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
一口刺彪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
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兗州子
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勲誠至京師
俱爲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
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

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
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猶
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
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
尉卿諡曰平元賓入魏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
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
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
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
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卒子僧安
襲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爲文詠善與

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以本州中正爲統軍隸
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
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
之後爲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無子以弟
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位
中書侍郎兗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祖髦
以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
於本州別駕祖暉早有器幹爲幽州刺史以全守勲封
新昌縣子逢蕭寶夤退敗祖暉拔城東趣華陰坐免官
爵尋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爲賊宿勤明達所
攻沒長子義勰襲爵齊受禪例降義勰弟義雲

義雲小字陔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
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
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
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
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怨望竝無所
問乃拘吏數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名日盛文宣受
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
切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啓列義
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

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殂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闡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昏之夕衆禮備設剋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通孤貧亦爲矯詐又駕幸晉陽都

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敕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讎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太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卽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

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卽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饒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竝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爲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佗意爲人

密啓及歸彥被禽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子姓僕隸恒瘡痍徧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榜掠無數爲其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卽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

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武
成令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之尔前義雲新納少室范
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爲將加拷掠盧具列
善昭云尔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
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尸漳水祖歸
位建寧太守子義遠位平原太守義遠弟義顯義攜性
竝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
義攜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祖
旋太尉行參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衆敬弟
衆愛隨兄歸魏以勲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徐州

刺史謚曰康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延
昌初累遷清河內史固以疾辭後試守廣平內史正光
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
兵拒之乂以爲忠於已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
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攻元法
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
伯如故謚曰恭子祖彥字修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
時所知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入後
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兗州刺
史祖彥弟祖哲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

修爲時所鄙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纂舉室南奔家於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爲兗州刺史既敗于景義入魏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諡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緼負懷仁謹依諡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諡爲景侍中侯剛給事

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
準行必當其迹按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
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
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
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
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拾其行迹外有所求
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
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
加顯贈言社誠著累朝効彰出內作牧岷區字萌之績

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
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
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
刺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嶠靖遏準
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詔又述奏以
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
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爲深文所
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竝無恩潤兵人患其
嚴虐子深

深字文泉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

神雋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尚書駕部郎中
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
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
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
人車金雀等率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
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行臺右丞軍司
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項之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
華州王平薛鳳賢等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
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
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芒山集僧尼齊會公卿盡在坐

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
舉坐傾心莊帝踐阼除太府卿又爲二充行臺深處分
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
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
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
莊帝乃下詔褒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京師除名久
之除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侍郎顥平
免官晉泰初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
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帝敕深與常
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

沙汰尋兼侍中節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
遲深乃上疏請脩立國學廣延胄子帝善之孝武初除
中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
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兗州子鵠署深爲
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
初爲冀州中從事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
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
爲武德郡守社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爲中丞以爲書侍
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爲三公郎坐兄社事知而不糾

彪劾奏免官甚爲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
深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與靈引爲愉長史以相閒
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
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
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威

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
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爲衛
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躅秋毫無犯雅性清
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
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此清

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贈
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
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
乃上言請加旌錄詔各賞帛一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
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字靈珍兗州別駕從事子烈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脩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
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侃爲太山太守據郡
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
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
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已利乎卒無

所受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咸爲稱
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
敕書褒美焉遷光祿少卿兗州大中正天平初除義州
刺史以老還鄉卒于家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飭爲世所
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大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
無子者竝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
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伐累世本州刺史卿世
爲我家故史烈云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
史皆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漢河南
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

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烈第脩有才幹
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戶部
侍郎卒於隴西郡贊務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窘圖
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
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
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竝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
風得死爲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已所遵
殆時彥也

北史卷三十九終

北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郎右春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韓麒麟 程駿 李彪孫祖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
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
監國爲東曹主書文成卽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
禮後參征南士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

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謀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勅敵
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
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
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
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
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
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
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
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請
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

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二
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
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
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
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先今京
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
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
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寔由農人不勸素無儲
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
下有凍餒之入皆由有司不爲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

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

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諡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中散卒贈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爲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不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义害懌义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

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義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
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榭賓客張子慎伏
闕上書理懌之寃極言元義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
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以死尋脩國
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爲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
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
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
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
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
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弼朱榮之禽葛榮送至

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凶自知必死是
或不遜無宜見之弼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怒
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許降子熙信之還
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
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勲封歷城縣子天平初爲侍讀
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
竝給兵刀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
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
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
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

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
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與宗弟顯宗字茂親剛
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
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
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
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申科除著作佐郎後兼
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
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
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

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
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亦如歸二曰
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
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
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
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
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
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輿駕還洛
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
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塵

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
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晷而食夜分而
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獻
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
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厓以有待之形役無厓之智殆
矣此愚臣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
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
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
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
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

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爲
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
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
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卽先
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
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
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
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
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
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

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
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
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
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
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
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寔自
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
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
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
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寔亦遠矣今便同

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
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
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
厮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
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
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
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
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
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叟任意所從其

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
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
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
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
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
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
也至於伎作宦塗得與膏梁華望接閉連薨何其略也
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
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
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

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
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否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
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并省
今人口旣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
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
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
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
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
寔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內
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之

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
禁止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蚪曰著作之任國
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
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
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
程靈蚪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
第短淺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
今昔楊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瓿之譚二百年外則
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
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

典慎微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
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
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
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
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
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校量
之李冲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
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冲曰若欲爲人陛下今
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
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

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
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
救諸賢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
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
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
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
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帝曰
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
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
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

南征以顯宗爲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士成公
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
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
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
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
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
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誠
台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
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頌自矜伐訴前征勲詔
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

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顯宗既
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
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
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
坐事流涼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
孝稱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
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日今
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
駿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

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爲生爽性則沖真喪延
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
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爲司徒
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
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
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
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
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觀
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
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

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旣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祕書令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令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公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執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

直而進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一

白匹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大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遽篠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勅侍御師徐謩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少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蚪爲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借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

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問稱之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

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爲記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上封事七條曰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夫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卽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

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奢而國有饑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

秦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抑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

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
日省月課寔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
詔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事幸
甚矣其三日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
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
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
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
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
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
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

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
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
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
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
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
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皆務懷遠
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
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
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
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盡

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不
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
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
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
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
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
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
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今豈所
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
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

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
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
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鞶纓盤
水如劔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
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負罪當陷大辟
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
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
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
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阜隸同
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

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
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
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
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
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
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
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
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
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
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

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
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卽刑父兄無愧慙之色宴
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
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
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解
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
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日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
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
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

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
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
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
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
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
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
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
郊廟之祀鳴玉垂綵同節慶之醺傷人子之道虧天地
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曠
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

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緣從役雖恣於
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
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
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
將何以勸獎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
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
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
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
今者罷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
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

魏朝舉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
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
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
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暮
可謂失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
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
慮於曠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
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
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
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

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惘然曰清都
可介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
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
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褰博後爲御史中尉
領著作郎彪旣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
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爲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
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
作事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
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
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

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其前後
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
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
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
身爲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
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
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冲又表曰
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
辭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
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啓論

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以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
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
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
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
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
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
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
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
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
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

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曲已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

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心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臣僦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旣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

武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
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肅
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
百齡年幾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
勲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
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以
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
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
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
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

崩殞凡百黎民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教之直應保
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
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
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然
先皇之茂勛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
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
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
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
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
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

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鑿
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
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度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
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
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
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
有者可謂四三王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
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
與四時並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
滅而風流不泯者其惟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

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
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
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
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
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
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
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
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
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
哉式穀令爾休矣而典謩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

漁陽傳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
竝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竝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
作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
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
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誠
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
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
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
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
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

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
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
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
近則暮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
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
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宣武
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
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
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
明春秋闡成皇籍旣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

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尉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爲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辛酸郭

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啓得爲列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與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

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孝文所貴
及彪亡後婕妤好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爲
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
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義舉其才行撫導
擢爲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叛人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兄
志在南荆州屬余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
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
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
厚加資給令人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

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
僚案請以昶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
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
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
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脩國史轉大行
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
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
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卽授卿耳然
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
六宮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

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
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竝
爲納言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
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文世已
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
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
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
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
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馬
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
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
守遂居勃海薊縣道悅少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
後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南征徵兵秦
雍大期秋季閣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
御史主文中取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
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
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縮樞轄蒙冒莫舉請
以見事免澄長等所居口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澄

奏道悅有常 凡之負老 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
不論詔曰道悅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
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至審諤
之誠何愧黷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
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
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
悅表諫以爲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深
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
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
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

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
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
事葬于舊塋諡曰貞侯宣武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
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
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
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
刺史聽一子出身道悅長兄嵩字崑嶙魏郡太守嵩弟
雙清河太守坐贖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
錄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爲涼州刺史專
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以貪穢被

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
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諡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郜之後也父凝州主
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
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
頗以弈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
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
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
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

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孝文知賞宣武踐阼以
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日月令稱山林藪澤
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
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
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郭
護在公更所以爲人守之耳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爲
黔首郭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
下夫婦歲貢粟帛西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
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人
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

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大道旣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中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

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太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旣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急出入之間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識者聽營其閒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寔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爲禁豪強之制也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脩寵貴

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
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
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
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
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
狀琛曾拜官諸屬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
今晚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
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
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脩侵
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
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
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
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
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從
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寔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
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緇點
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
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
死黜者二十餘人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

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
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
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
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北內手種松柏隆冬負掘
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
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
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
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
出參尚書入厠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
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爲胸山戍主昕

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昕女爲妻婚日詔
給厨費琛所好悅宣武時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
如故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大武皇帝親自
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
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
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
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
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鈇刀而割欲望清
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
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

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寔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勲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

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遷涼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取之於內久之爲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爲少傅臣爲少保今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爲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爲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旣至鄉衣錦晝游大爲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

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公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

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鑪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沉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

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人，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截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矛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諢，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威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祕書郎，性峻薄，多與盜劫交。

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恚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懷，固執之。乂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廢。卒家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啓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戶，脩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

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州人麤暴者殺之以威外賊賊及刺史元罔都督揚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爲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勲

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爲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諡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諡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

達啓贈瀛州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爲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調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爲高陽王雍傅稍爲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

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爲之詞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

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
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
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
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
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
啓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
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爲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
兄肇疑聰同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卽
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
尉崔亮知肇微恨遂而陳聰罪出爲并州刺史聰善於

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
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佞御史
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
平北將軍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尋
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
元匡所彈靈太后竝特原之聰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
脩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爲珍異又唯以聲色自娛後
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刺史
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
情及病欲不適他人竝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

文筆二十卷長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
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途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
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
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
自微族見擢明世輜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爲
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
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審直之風見憚於
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
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高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
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北史卷四十一

